

# 脚底板“抠”出来个矿石收音机

文 / 钱红春

## 茄山河

我刚刚读初中个辰光，收音机是有钞票人家自相个，靠工钿吃饭个老百姓买勿起，也用勿起，想听电台个广播，就蹩到弄堂口有收音机个烟纸店门口去听。不过店老板也蛮小气，看我光听“白戏”勿买物事，就会拿收音机关脱，想想蛮响个。

为了收听电台个广播，有点人就买零件自家装矿石收音机。那种收音机比起当时个电子管收音机要简单得多，而且收听节目耗电，勿足个地方就是声音太轻，只好一家头听，外加要用劲捂牢耳机才能勉强听清爽。当时拉拉居民比

较集中个地区，凡屋顶高头有根缚电线个竹头，板数就是矿石收音机个天线。那种收音机对于像我一样好奇心比较强个初中生来讲，也老想装一只，但是爷娘负担重，能够供我吃饭读书已经算勿错了，哪能再好伸手讨钞票呢？

正当我一筹莫展个辰光，想勿到机会从天而降。

我原来拉拉中山北路靠近武宁路一所离开屋里勿远个初级中学读书，正当要升初三，屋里搬到龙华路靠近鲁班路去了。爷娘本来当好好转学，勿晓得学堂里讲毕业班勿好转，还讲是上头个规定。乃末死蟹一只，只好每天乘车子穿过整个市区去读书。

当时有部从半淞园路江边码头到曹家渡个公交车（注：45路）经过阿拉弄堂口，读书一趟单程就是一角五分，我就乘那部车子来来去去。因为埃辰光从曹家渡到学堂既没直达公交车，那段路只好两只脚走。爷娘本来要为我买公交月票，但我坚决勿同意，讲出个理由也乒乓响：现钞票同买月票推扳既没多少，万一月票落脱，反而勿合算，再讲每天买车票要比一记头拿出六块铜钿买月票省力。爷娘听蛮有道理，就同意了。其实我又勿是蠢大，勿晓得买月票既合算又便当，只不过我有自家个“小算盘”，就是少乘车，多走路，省出车钿装矿石收音机。

读书勿好迟到，早浪向个一角五分车钿勿好省，放学以后就随便我了。假使放得早，我就从曹家渡上车子买五分车票，乘足到淮海中路常熟路下车，再慢慢点走到屋里。假使晏一眼，就买一角车票，乘足到肇嘉浜路大木桥路下车，少走点路，好早点到屋里。礼拜六下半日勿上课，有好几趟我就从学堂走到屋里个。那能一来，我每天就能从车钿浪省出五分或一角。不过有一趟拉拉学堂里白相得实在太吃力，上车既没乘几站，就拉拉座位浪晒着了，一直晒到江边码头终点站也既没醒。售票员一看我车票，老早过站了，就叫我补票，乃末我只好讨饶。还算好，因为我每天乘伊拉

车子，售票员有点认得我，吃准我勿是故意乘过站，就挥挥手放我跑。从此以后我乘车子再也勿敢晒着了。

就那能，我每天坚持走老长一段路，筹足钞票买来零件，自家动手装。那矿石收音机硬碰硬是从脚底板浪“抠”出来个，虽然蛮苦，但也交关开心。

后来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拉拉部队里向，勿论是农忙辰光帮当地老百姓插秧或割稻，还是军事训练辰光急行军或扛炮弹，作为城市兵，学生兵，我既勿落后，既没坍阿拉上海兵个台，那跟当年勿怕怕苦，靠走路省车钿装矿石收音机个经历有邪气大个关系。

# 作得医生也头痛

文 / 彭瑞高

上海话“作”与“捉”同音。如果要为“作”找个同义词，北方话里的“折腾”，意思最为切近。“作”更有反复折腾、没完没了、惹人厌烦、近乎病态的意思。如有的小孩子精力充沛，整天纠缠大人，上海妈妈心烦了，就会说这两句话，一句是：“依这个小因哪能介（读如“喂”）作！”另一句是：“我要被依作杀脱了！”

前一句是说小孩本身，手不停脚不停，折腾个没完；后一句，是说妈妈受不了那个“作”，简直要为此崩溃。可见上海人非常痛恨这个“作”，以及“作”的破坏性能量。另外，病中不宁、焦躁不安、虚妄多语，也被上海人称之为“作”。如：“伊在病房里横不好竖不好，作得医生也头痛。”

上海人经常讲“作死”和“作杀”。“杀”与“死”意近（有时还属一字双音），但“作杀”与“作死”很不一样。“作杀”（也作“作煞”），说的是“作”达到了很厉害的程度；而“作死”，则多指一个过程，尤指那些莫名其妙地折腾，既给自己也给人带来痛苦的过程。有些人，放着平安日子不过，偏要走火入魔，玩弄心计，到处惹事，那么，上海人对这种人骂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作死”。

“作死”这个词，知名度相当高，大江南北都讲，连外文对它也很感兴趣，甚至搞出了“No zuo no die”（“不作不死”）的网络流行语。这流行语还被西方俚语词典收入，在一些国家风行。

上海话“作死”，与其他地方的“作死”有区别。数省方言里的“作死”，分别有“找死”“送死”“拼死”等意，而上海话的“作死”，“作”字占的分量更重，意思还要更丰富、更复杂一些。

因为多用、常用，“作死”还产生了不少延伸，常见的有“作死作活”。这个词跟“要死要活”意思相近。“作死”还可以跟“作杀”并在一道，合成“作死作杀（煞）”一词。如：“她在屋里跟兄弟吵了不算，还跟爷娘吵，简直是作死作杀！”这算得上是“作死”的极致状态了。

【本文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转换读——编者】

## 小菜篮头

老早个小菜篮头，辣拉上海人家个屋里向总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好几只。

记得我小辰光，阿拉屋里向勿仅有五六只小菜篮头，而且伊勿是钞票买来个。因为我绍兴乡下个表阿弟是篾匠！伊每趟到上海来白相，总要送两只篾青材料编个新篮头，并深个一只，拨阿拉到小菜场买菜派用场；浅薄平底个一只，用来挂辣屋里房樑垂下个钩子上，篮头里好装四大碗剩菜剩饭。因为迭辰光既没冰箱，挂起来总比囤了厨橱里要保险一点，老鼠偷吃难度会增加勿少！

但是，小菜篮头做了再好，辰光用辣一长，特别是经常湿漉漉个，邪气会烂坏脱。一般坏脱个篮头先用段铅丝穿补辣坏洞处，实在坏得结棍了，还只好派大用场——代替自己排队！特别是过年买菜买年货，隔夜就要辣拉肉摊、鱼摊、家禽摊前各摆只坏篮头。乃末等排到了，顶多晏几个人买，勿会脱枪头，买勿到。

埃个辰光，啥人家个篮头，隔壁邻居、经常一道买菜个朋友侪有点数，基本勿会弄错，依人既没来，篮头就是依，大家还会照看一歇。但一到开秤，依人还勿到，排到

## 黄梅天·高温天

后过脱也只好过脱，坏篮头白白里摆了。

后来，小菜篮头也升级换代了。大约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发明了先用3毫米左右粗个铁丝做好框子，再用打包用个白色废旧尼龙编织带来代替竹篾编制小菜篮，迭能个小菜篮头牢多了，一只好抵用竹篾做个篮头5只！再加上尼龙编织带有少数是蓝色、红色个，一眼心灵手巧个人隔花编，邪气漂亮！阿拉厂里起重工杨师傅曾经送拨我一只伊自己编个蓝白相间个尼龙编织带小菜篮，用到了我忘记脱为止。

再后来，塑料马夹袋盛行起来了，迭能一来，就再也既没人用小菜篮头了。

可能大家勿相信，我现在还要经常用到“小菜篮头”！不过迭只“小菜篮头”，勿是竹篾或者尼龙编织带编制个实体小菜篮头，而是虚拟个“小菜篮头”，就是辣股市里根据股票个走势自己预估某只股票将会达到一个价位先下单买进或卖出个操作办法，上海闲话叫“吊篮头”！因为我有个老同事一直讲我白相股票胆子太小，只能赚点小菜铜钿，甚至惹来铜钿，因此我就自说自话索性拿“吊篮头”自嘲为吊“小菜篮头”了。

## 周建国沪谚熟语印



一家一当



脚馒头浪打瞌睡

创作 / 王森

黄梅天，高温天，阿拉小因勿怕伊。暑托班里静空调，唱歌跳舞做游戏。

## 闲话闲画

# “搞七廿三”个人生

文图 / 阿仁

阴历六月初六，我个生日。“六月天，猫恣浴”。天热得连猫咪也出了大汗要求沐浴了。那一个天个阳历是七月廿三日。上海闲话里有一句“搞七廿三”，形容整体复杂、难寻头绪，也形容人为事七搞八搞，纠结难缠。搞七廿三，也使我个交关朋友因此记牢了我个生日。

做那生日，七十过了！

现在大家来讲高考恢复四十年。当时我勒上海面粉厂技工学校做老师，教机电数学，还教体育。文要解方程式，武要翻跟斗，有一点搞七廿三个。我是想去考浙江美院个，只因从小有个画家梦。艺术院校先来面试。认真仔细看了我个素描、写生作品后，招考先生讲我个



年龄恰好过了三十足岁，勿能够报考了。伊还讲：“依已经画得老好老好了，依完全可以够格到美院美校去做老师了。再读几年大学，浪费

了！”伊个辰光，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连环画小人书了，还是美协个首批新会员，算是个正儿八经个漫画家了。但是拔浙江美院回头生意，

还是老吼狮个。普通大院校随后招考，我已经既没啥个心思去读大学了。我准备结婚了，忙得七荤八素。一天，到厂里大食堂吃中饭，大家扯到恢复高考，同桌个技校领导老徐问我勿会考一记大学。我摇头。伊笑了：“我料定依决勿会去个。考砸了，坍台。以后依既没啥个面子上讲台做先生哉！”同桌个老师傅、小青工也开心个笑成一片。弄得我好强脾气一记头上来了，一拍台子：“好！考拔依看看！”马上跟牢老徐到伊个办公室去填报考表。我教数学，当然要考理工科大学。老徐还难为我一下，讲只有文科报名单了，要理科个，要我自家去区招生办去买一张，五角洋钿。一勿做，二勿休，管伊文个武个。我当场就填了文科个，第一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只考一趟，就挑名牌、头牌个上。够狠个。我既

没复习温习啥个功课。只花了半天辰光看了点政治题目，是问同样复习迎考个老同学讨教个。长话短讲，揭榜了，我以超过录取线一百多分个成绩考上了复旦。据说，我还是报考中文系个状元郎。有心考美院，吃了闭门羹。无心考复旦，大门八字开。哈哈，搞七廿三。开心。从此人生道路转弯了。感谢改革开放。也感谢老领导老徐。既没伊挑我上山，既没今朝个我。后来我是做新闻工作、做新闻官了。退休以后，市里领导安排我到松江大学城去挂职伊面个美院院长了。竟然被当初个浙美老师所言中，勿做学生，只做先生，还是头头。人生，真是搞七廿三，真是天晓得。依讲呢？